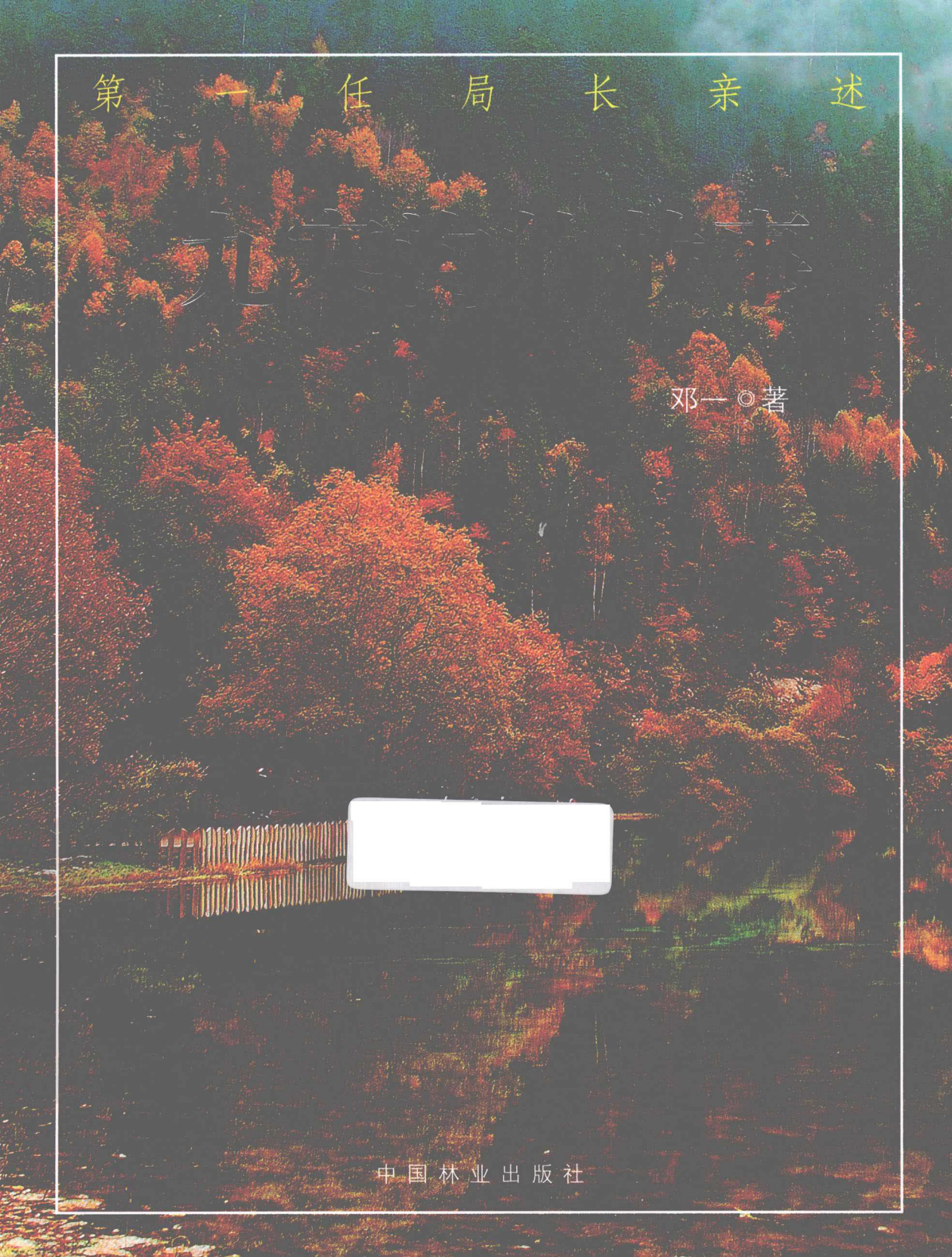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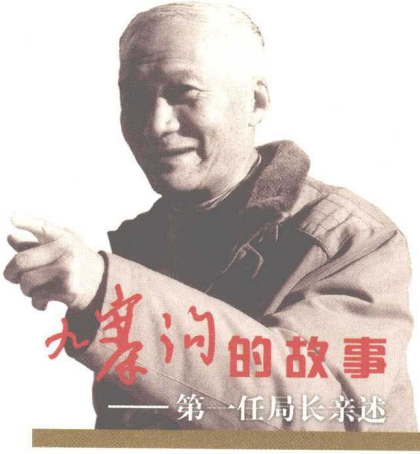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任局长亲述



邓一◎著

中国林业出版社



九寨沟的故事

——第一任局长亲述

邓 一 著

中国林业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 宙 卢 灵 装帧设计 曹 来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 九寨沟的故事 / 邓一著. -- 北京 : 中国林业出版社, 2014.7
ISBN 978-7-5038-7575-5 Ⅰ. ①九… Ⅱ. ①邓… Ⅲ. ①九寨沟－概况 Ⅳ. ①K928.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7893号

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（100009 北京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7号） 网 址 WWW.cfph.com.cn E-mail cfph@public.bta.net.cn
电 话（010）83224477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
开 本 1/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千字 定 价 49.80元

那一段如歌的岁月

——《永远的九寨沟》代序

一

生命似水，岁月如歌。

正是九寨沟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，邓一老先生来函，邀我为其即将付梓的书籍《永远的九寨沟》作序。

其实，早在去年秋天，邓一老先生就寄来了书稿的清样。卒读之后，感动与敬重之情油然而生，至今挥之不去。

《永远的九寨沟》这本书所记录和反映的，是作者作为九寨沟管理机构的第一任领导，在九寨沟开发初期的创业与探索，以及这种创业与探索演绎出的艰难而光荣的历史。他和九寨沟的拓荒者们一道，在这片神奇美丽的天地间，奔走于风雨春秋，前行于艰难时月，迎朝阳，披晚霞，任奋斗的激情奔放涌流，让美好的憧憬慷慨激昂；他们以山谷为琴，把瀑流作弦，弹奏出了九寨沟保护与发展这部宏大交响乐的序曲，为我们留下了奋斗的记忆、前行的跫音和发展的启示。在九寨沟的保护与开发史上，必将永远镌刻着这样一个名字——邓一。

伴随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伟大变革，九寨沟从名不见经传的荒野山沟，到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，先后获得“世界自然遗产”、“世界生物圈保护区”和“绿色环球21”三项国际桂冠，相继被评为“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”、国家“AAAAA级景区”、“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”……三十年的艰难、壮阔与辉煌，浓缩了许多别的风景区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。回望来路，物是人非，荣光犹存——前赴后继的九寨人秉承“保护为发展，发展促保护”的理念，经过一以贯之的不懈努力，探索并形成了享誉四方的“保护型发展”模式，开创并铸造了一流的旅游黄金品牌。

如歌的岁月倏然而逝，曾经与之一道走过那段峥嵘历程的人们早已是鬓生花发、

天各一方。纵然此去经年，那山、那水、那树、那花，却依然记忆犹新，亲切感人……

二

莫道桑榆晚，微霞尚满天。邓一老先生在退休闲隙间整理出的这部书稿，真切记录了那个光荣的时代；这不仅是他对个人履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，也是九寨沟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片段的灿然折射。

作为见证人，他怀着切肤之痛，叙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九寨沟在林场斧钺下满目疮痍的悲怆；作为亲历者，他怀着欣悦之情，记录了九寨沟走出厄运、着力保护的艰难历程；作为管理者，他以客观的态度，讲述了八十年代九寨沟开发伊始，那些真诚感人、堪入史册的动人故事；作为参与者，他以生动的文笔，描绘了景点勘查和游客接待中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；作为文化人，他以极个性的审美视角和赏景体验，介绍了“童话世界”九寨沟的奇异景色，以及藏族人家那些原生态的风俗民情，为人们呈现出九寨沟独特的神奇与魅力。

有幸作为邓一老先生的后任在九寨沟工作，我更愿意相信，这部书稿就是他敞开心扉的窗口，它在向我们这些后继者展现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与激情、磨难与奋斗，甚至艰辛中的快乐、成功时的落寞。他重提“陈年旧事”，为的是抚摸历史的碎片，鉴戒当下；为的是怀想过去的人事，勉励来者；为的是感应独特的胜景，助益游客。他忠实地记录了那一段充满了激情与理想、伴随着艰难与快乐的如歌岁月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无论是“我在九寨沟”的工作与感受，还是“我眼中的九寨沟”那些如诗如画的山光水色，字里行间无不浸透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生命写意。面对九寨沟的迅猛发展和瞩目成就，他发自内心地“向九寨沟的工作者致敬”，并给予真切的劝勉与诚挚的祝福。正如他所言：“如果九寨沟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一座丰碑，我就是它基座里的一块碎石；如果九寨沟的事业如九寨沟澎湃的激流，我就是其中一朵曾经映射阳光的浪花”。其言其行，满溢着真纯深厚、无法割舍的九寨情魂。

三

《永远的九寨沟》不是鸿篇巨制，亦非时尚读本，而是开发和保护九寨沟的第一代拓荒者，浓缩了创业艰难与奋斗乐趣的履痕再现；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创业者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洒满了理想与赤诚的心路写真；也是一个为之付出了心血与汗水、甚至全部情魂的老工作者，对九寨沟所怀有的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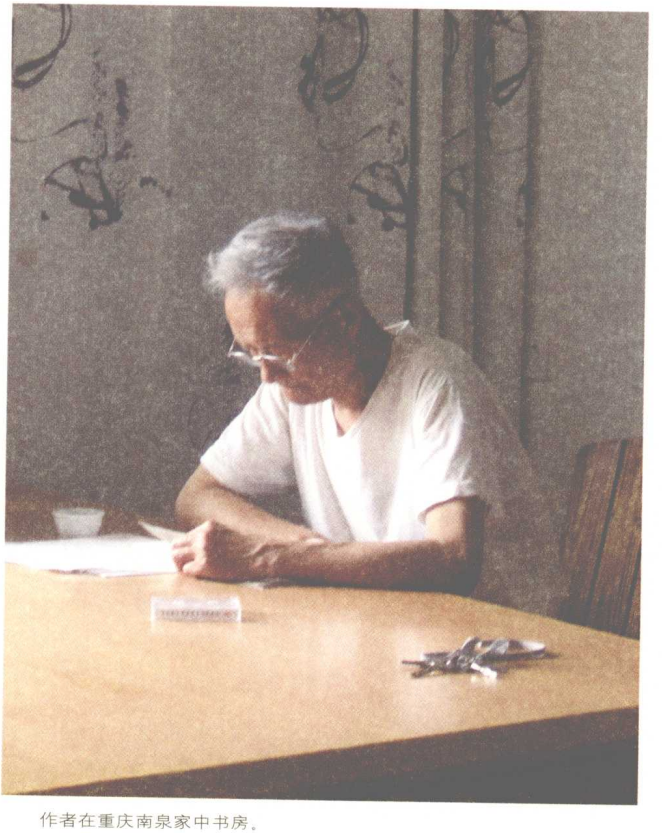
“苍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”。邓一老先生秉心为烛，用笔点燃了自己绚烂的暮年，也渲染了许多人蕴藉在心底的九寨情缘。正因为像邓一先生一样，一代代九寨沟人艰苦奋斗、辛勤工作，为九寨沟的保护与发展慷慨付出了美好的青春和毕生的才智，甚至离职退休、远隔千里依然衷情不改，对这片他们曾经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热土，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、关切与关注，“童话世界”九寨沟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依然向世界呈现出她秀冠天下的绝美境界，演绎出天人合一、与时俱进的旷世风华。

当前，安全、友好、高质、特色构成了九寨沟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，形成了在旅游市场上的最终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，成就了九寨沟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。我们承认，九寨沟是我们的职业骄傲，是四川的旅游龙头，是中国的风光名片，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，是浩渺的宇宙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创造的美丽奇迹。我们相信，作为镶嵌在世界屋脊东南缘的一颗风光宝石，一方印证人与自然血脉关系的心灵故土，一个人们心仪神往的精神家园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旋律走过了30年光辉历程，而今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九寨沟，必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魅力犹存，必将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永秀长青！

是为序。

章小平

2009年5月26日于九寨沟



作者在重庆南泉家中书房。

目　录

上篇：我与九寨沟

002 一进九寨沟

我怅怅地结束了第一次九寨之行，而这里纯朴的人情和美好的风景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虽不敢向同事、朋友谈起在九寨沟美妙的感受，但这里确已成了我梦萦魂牵的圣地。

006 二进九寨沟

进入九寨沟后，集材道的土路面大坑小洼，崎岖不平。车轮过处，尘土飞扬，一个小时才勉强走了十多公里。公路两边的森林被砍伐殆尽，已不见当年遮天蔽日的浓荫。

该到哪里去寻觅我心中的圣地呢？

011 三进九寨沟

午间休息时，我驾了一辆“东方红-28”的车头，沿公路上行，为的是旧地重游，寻找我梦中的圣景。

014 九寨沟命在旦夕

我请树昌把挂在病房墙上的病历牌取来，左手还在输液，右手就在病历背面疾书。吴中伦教授对九寨沟的评价成了我们呼吁的重要依据。

017 紧急呼吁

我们的呼吁加入了要求保护九寨沟的合唱，得到如此巨大的反响，实在是始料所未及；而我的后半生也因此与九寨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022 庞旁老人

庞旁老人说，甲宁甲尕至今还在水下修炼，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海子叫做犀牛海，这眼泉水就叫甲宁甲尕。说到这里，庞旁老人颤巍巍地爬上山腰，用神泉水洗眼漱口，说这样能使人耳聪目明，齿固体健。

028 轻松中的凝重

起初的几次座谈大多是关于熊猫的逸闻和钓鱼的乐趣，大家都愉快轻松；话题转到保护，气氛就变得凝重沉闷起来。

032 “童话世界”

九寨的主沟纵横六十余公里，其间有几十座雪峰，原始森林茂密，河谷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海子。湛蓝的天空，银白的雪山，墨绿的森林，倒映在宝蓝色的海子里，交相辉映，浑然一体。这就是具有独特风格的“九寨风光”。

037 终于成了风景区

九寨沟被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，是又一次重大转折，可以说是九寨沟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

042 诗人梁上泉　画家夏培耀

不久，他来信说剧本已经脱稿，名字叫做《神奇的绿宝石》，以神话为线，目的是展现九寨沟迷人的风光。

"世间哪有这样宝蓝的水，如此红艳的林，画得太俗气了"。

046 "琼林翠海"

和我握手时，将军一口川腔："早就想来，今天终于到了。你们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工作，辛苦啦。"平易近人之态可亲。

049 "真的四川人，假的四川话"

我问她习惯四川的饮食吗？她说："当然习惯。我是真的四川人，假的四川话。"

057 第一个春节

两家人正就着热水合面给职工包汤圆，陈力兴高采烈唱着歌来帮忙。水烧开了，汤圆却冻结在盘子里，大家吃到的只是和糖的面糊。

060 总规中的争议

这里从没有仙居道观之类，既没有现代的"人间烟火"味，也毫无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神仙气息，实在是最美丽、最纯洁的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只有"童话世界"能较好地概括这一特点。

063 "六字诀"

回县里向泽仁珠汇报后，我等着一通狠批。哪知他听了后，沉思片刻，微微一笑，说："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就这样办吧。"

066 两块牌子都要

临离开时，杨书记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，我同意你们的意见，那就风景区保护区两块牌子都要，一套班子管理建设。你们一定要把九寨沟保护好，建设好。

069 "两个关系"

我的文章中所提出的九寨沟管理工作的原则"保护是利用的前提，利用是保护的继续；做好保护以永续利用，以利用促进更好的保护"，在省府文件中只把"继续"二字改为"目的"。

079 “画不如风景”

华老感叹道：“真是风景如画呀。”

姚老接了一句：“看了这里，倒觉得是画如风景。”

杨老微微一笑，截金断玉地说：“要我说呀，应该是画不如风景。”

086 第一张门票

只听他急促地大声嚷嚷：“来了 19 个，来了 19 个……57 块，57 块……”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，好一阵才听明白，是来了 19 位游客。

089 精致的垃圾袋

可惜垃圾袋作得太精致，大多数游客把它当成纪念品带回家去了，垃圾还是遍地乱扔。

095 虚惊一场的火警

自那以后，我们扩大了护林巡山队伍，逐步改善了相关制度，特别是林业工作的行家里手陈先桓调来了以后，他与王尤洲相互配合，保护工作有了很大起色。

098 治理泥石流

特别是镜海上游和诺日朗下游两处偏沟，一逢暴雨，便有大量泥沙冲入海子，镜海以下，水色污浊不堪，须得一周到十天才能恢复。

103 差点被“点天灯”

第二天上午，来的人更多，情绪更趋激烈，树正的一个小伙子居然提出要把我拉到野外去“点天灯”。

110 “三最”题字

他笑了笑，又写了一个“幽”字才说：“我是想特别强调九寨沟的幽静，不仅是优美。用的这个幽字，大家看行吗？”

118 告别九寨沟

他刚开始致辞时，餐厅内外已是一片哭声；尤洲和他的夫人小兰唱起了祝酒歌，两人都是泪流满面，歌声咽泣，我心情更为激动，刚端起酒杯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倒在地上。

123 回家了

如今他们都是近 40 岁的中年人了，大多成了管理局的中层骨干，这时却仍像 20 年前一样活泼激动，簇拥着我，有的叫邓叔叔，有的叫邓爸爸。

下篇：我眼中的九寨沟

134 **“倒影倒看”赏镜海**

古时修撰的《南坪乡土志》中关于九寨沟的记载是：“羊峒有海子，水光浮翠，倒影林岚。”恰像是专为镜海写的。

139 **两大奇观：火花和彩虹**

一向以严肃著称的哲学家笑逐颜开，拊掌赞叹。他说：“你们不是说这海子还没有名字吗？我提个意见供你们参考：就叫火花海怎么样？”

146 **神池　五花海　五彩池**

几天后，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庞旁老人领我们沿日则沟踏察。近午时分，到了半山腰的一座突台，山下的海子整个展现在眼前，我们一下子惊呆了。

152 **树正群海：“这就是甲宁甲尕”**

“这就是甲宁甲尕。”老人指着海子边山腰上一大丛茂盛的山草说。我和树昌随老人从荆棘中爬上去，果然寻到了泉眼。一股清冽的泉水汩汩地自草根处渗出。

158 **日则沟：“转了正”的芳草湖**

渐渐地，“芳草湖”不胫而走，并且从口头“登”上了导游图，接着还“上了书”，于是扎了根“转了正”。这是九寨沟惟一叫湖不叫海的海子。

163 **当地人叫它“曲索卡”**

一位师傅说，这一滩活蹦乱跳的水花，如倾倒的万斛珍珠，不如就叫珍珠滩，比万景滩更能道出它的特点。

170 **九寨沟的海子有多少有多深**

1982 年夏，他对我说：我跑九寨沟邮路已经十几年了，几乎隔天就要骑车往返一次，把沿途的海子不知数过多少遍，九寨沟的海子有 130 多个。

175 **晴看海子雨看山　冬观冰瀑春赏雪**

朱畅中教授早年来九寨沟时就说：“黄山归来不看山，九寨归来不看水”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181 晶莹的海　七彩的林

河谷地带的次生林树种极为丰富，大熊猫的主食箭竹自不待说，黄栌、枫树、柞树、椴树、白桦等，四季颜色不同，特别在秋季，七色俱全，使得九寨沟的“彩林”名闻天下。

188 长海龙影　九寨龙吟

人们常说“虎啸龙吟”。不少人在动物园听到过虎啸，但这世间有谁听见过“龙吟”，除我和那三个同伴之外？

194 董尕　白熊　大熊猫

有胆大的小伙子送来馒头，还蘸了白糖，熊猫坐下来旁若无人地吃得更欢，然后慢悠悠地踱出大门，到小溪喝水去了。

202 “要得吃好饭，荞面打搅团”

当地民谚“南坪不像甘陕，碧口（与九寨沟县紧邻的甘南商业重镇）不像四川”，是说这里的生活习俗和口音都不同于四川，其饮食与成都的讲究精美、和重庆的一味麻辣也大异其趣。

213 南坪民歌：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

“过门”之后，刘召成才唱了一句“霜打的梅花开”，七八个青年娃就跟上了第二句“情郎捎信来”。没等第一段唱完，所有人都加入了合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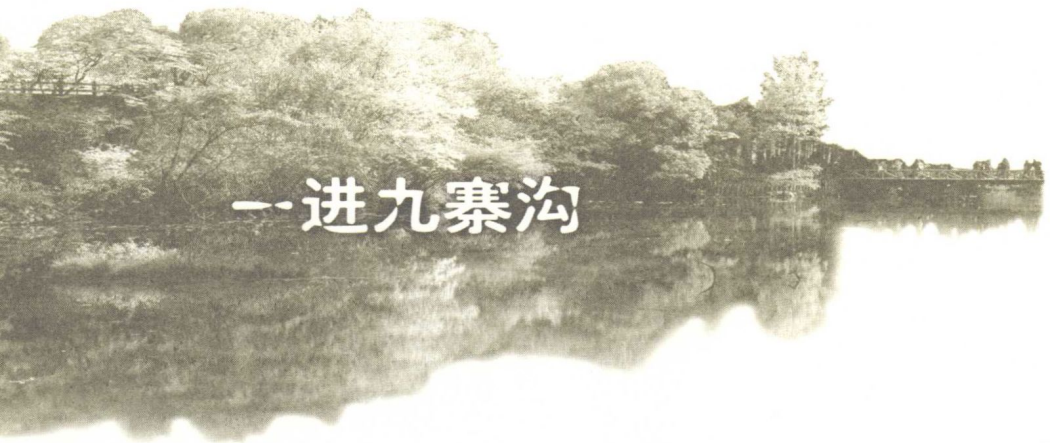
上篇：我在九寨沟

左起：苏友生、阎秀成、陈先桓、邓一、王尤洲、张玉峰

自序

1986年初冬从九寨沟回故乡已经整整18年了，我还是不舷适应重庆冬日的阴霾。窗外一排参天的香樟被河风吹得飒飒作响，书房里溢满了淡淡的清香。我把目光从花溪的翠竹绿水间收回，搓了搓冻僵的手，在台灯下继续整理20年前的杂记。

咚咚咚，邻居敲门进来，递给我一个硕大精致的信封，是九寨沟管理局特邀『第一任局长』参加建局20周年庆典的请柬，还附有管理局驻蓉办事处主任左光远热情洋溢的短函。一时间，九寨沟的山山水水、同事们的音容笑貌、开创时的辛酸苦辣，一齐浮现眼前，化成无数生动的画面和无尽的思绪……



一进九寨沟

第一次到九寨沟，还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。

那时的九寨沟还不被世人所知，它只是四川省松潘县南坪区隆康公社的一部分。

南坪处于川、甘两省交界处，面积达五千多平方公里。山高谷深，藏、羌、回、汉几族杂居，是一块“三分像川，七分像甘”的“飞地”。横亘在松潘、南坪之间的弓杠岭，其南为岷江正源，以东是嘉陵江上游白水河的源头之一。两条大江各奔千里，又于我的故乡重庆相聚。南坪的建置沿革可追溯到公元前 16 世纪的商代，距今已有 3500 多年的历史，自商至秦属氐羌地。从汉代武帝元鼎六年（前 111 年）到宋元的 1400 余年间，多次变换隶属关系。雍正七年（1729 年）筑城于古扶州城南的南坪坝（即今县城所在地），始称南坪，距松潘 360 里，为松潘县厅南坪营。就因为南坪地广路遥，重山阻隔，松潘县可谓鞭长莫及，难以管理，1953 年南坪单独建县；到 1959 年松－南公路建成后，两县合并，南坪复归松潘，成为松潘县中心区（1963 年复置南坪县，1998 年更名为九寨沟县——这是后来的事了）。

从近半个世纪前开始，我就与九寨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此照片摄于 1978 年九寨沟达尔措栈桥。

九寨沟古称羊峒，沟口离南坪城关九十里，是白水河上游一条极其僻静的山沟，只有两座陡峭山崖之间的一条小路可以进入，简直就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九寨沟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边缘地带，整个山沟七百平方公里，总共居住着不到六百个藏民，因有盘信寨、尖盘寨、彭布寨、则查洼寨、黑角寨、盘亚寨、扎如寨、荷叶寨、树正寨这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。

当时已是大跃进后期，外地轰轰烈烈的“改良土壤”运动已经大抵结束，即使延至 1958 年才最后完成“民主改革”（土改）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农区，也已经全部“跃”入了人民公社，实现了生活集体化、组织军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。“人民公社的心脏”公共食堂早已无法供应社员哪怕是最低的需求，饥饿引起的水肿和死亡随处蔓延。大队的收支账目和食堂的财务管理更是混乱不堪。临到年终决算，辛劳一年的社员不仅分不到钱粮，大部分人还成了需要给公社交粮交款的

“倒找户”。社员的不满和对财务的疑惑越来越强烈，县委决定对各社队实行财务大检查。

我就是这样，在1959年被松潘县政府派往南坪隆康公社九寨沟参加财务大检查的。我1954年底毕业于重庆市高级农校园艺科后，被分配在松潘县政府建设科农技站工作，对周围区、乡的情况比较了解。但来到隆康公社，进入九寨沟所见到的，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

这时荷叶大队的“人造平原”工程接近尾期，已经从工地撤出了全部人员。金秋时节，人们正兴高采烈地收苞谷、挖洋芋，劳动场面井然有序，全不像外地那样一窝蜂地“大呼隆”；更令我惊异的是，公共食堂供应的三餐，居然能勉

在这期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九寨沟神奇的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红叶和数不清的海子、瀑布。

强让人吃饱。我不由想起那首上古歌谣："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。"

白天随社员下地干活。已经收获完毕的地里正在秋耕，那耕地的方式让我大为惊讶：一根长长的枷担，两端分别捆绑在两头硕壮牦牛的犄角上，中间挂着木犁，当地人把它叫做"二牛抬杠"。牛角使不上劲，拉犁十分吃力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学外地，把木犁直接架在牦牛脖子上呢。夜里和会计在队部清账。这队部原来也是藏民的住房，木柱土墙，楼下是牛圈，二楼的经堂改作了会议室，耳房是账房兼会计的住处，三楼被称做草楼，堆放禾秸，只不过不像一般人家用作没出嫁闺女的闺房。虽然常常是彻夜工作，但火塘烧得暖暖的，硕大的铁三脚上，搽得铮亮的铜壶飘散出沁人心脾的奶茶香气。夜深了，会计还会拿出一小碗燕麦糌粑作为犒赏。对于经受过长期饥饿煎熬的我来说，这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。虽则与干部、社员语言交流有些困难，但他们纯朴诚实，账务的疑点很容易查清，清账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。

也就是在这期间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神奇的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红叶和数不清的海子、瀑布。虽然我的审美意识已被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磨灭得差不多了，又长年奔波于清溪绿树间，山水美景并不少见，但九寨沟的风景仍使我眼为之亮、心为之动。我赶快警告自己：快快打住，不要让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又来腐蚀灵魂。

清账工作一周后很快就完成了，我怅怅地结束了第一次九寨之行，而这里纯朴的人情和美好的风景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虽不敢向同事、朋友谈起在九寨沟美妙的感受，但这里确已成了我梦萦魂牵的圣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